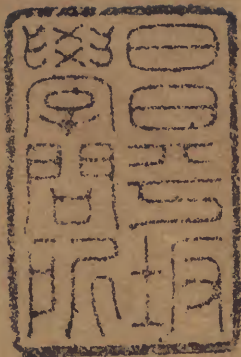


陣法全書



漢書門			
九	五	六	三
七	二	三	
六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五	六	三
九	二	三	
九	三	六	
函	冊	架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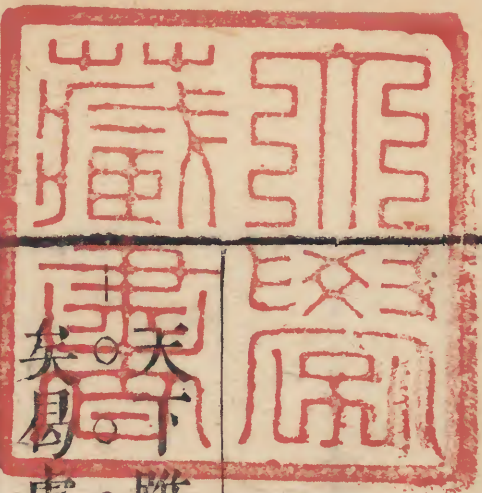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83	
冊數	正	6	(3)
函號	299	262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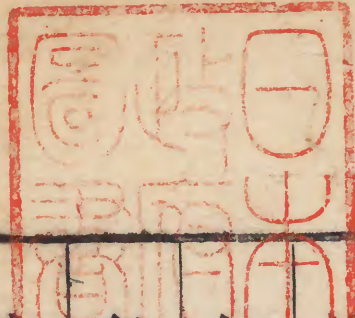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文治武備。道貴相資。中國同  
矣。曷慮邊陲。次軍政。

淺草文庫

潘麟長氏曰。晉朱伺以勇聞。楊珉問曰。將軍繫賊  
何以多勝。伺曰。兩軍對敵。惟忍為難。我能忍。是以  
多勝。又有以武行教者。或問曰。較藝之場。勝負可  
先決乎。對曰。先動者負。後起者勝。夫以力相競。勇





者先奮。今不尚勇而尚忍。不貴先而貴後。蓋輕發。無功。妄動。多敗。故君子以重持。輕以靜待。動神完。氣定。望之真似本鷄。自然無戰不勝。無敵不摧。通乎此。可以知軍政之妙矣。

廉范守雲中。北匈奴大入。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援。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迨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千級。虜自相麟籍死者千餘人。繇此不敢復向雲中。

潘鱗長氏曰。四夷之爲中國患。莫甚於匈奴。漢唐之時。固嘗傾天下之力禦之。不能使之循服。可謂獷悍難制矣。雲中之地。伊迫狄境。前有魏尚。後有廉范。以一郡之力。禦難制之虜。且能使之遠遁。不敢侵凌。抑何易哉。繇此言之。非匈奴之難制也。實禦之不得其術耳。誠令守邊將吏。盡如二子。中國豈復有北顧之憂乎。○叔度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其宦業耳。至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而不



受父故吏之賻。扶父柩而溺。僅免者一也。爲鄧融之功。曹乃變姓名爲獄卒。侍融至死不言。且葬融以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事。誅人莫敢視而范獨歛之。觸顯宗之怒而辨得免三也。噫。范之孝義真無愧於天壤間矣。獨依竇憲一節。君子不能不爲范惜哉。

虞詡守武都。見羌衆我少。卽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三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

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臏示弱。吾示強勢。不同故也。時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潘麟長氏曰。虞升卿增竈。最得以弱擊強之法。蓋秉師律者無遺之。算生於所憂。不測之患起於所忽。勿以我之強而輕彼之弱。亦勿以我之弱而畏彼之強。則勝負變化之妙在我矣。藉令羌能約其



所強之兵。又誰與敵哉。兵不厭詐。亦不厭算。升卿  
得之哉。

金孝章氏曰。凡兵用強用多。此自在節制耳。至于  
用寡且弱。以敵人之勁眾。其難實甚。虞詡之增竈  
廣演。惑羗耳目。真興雲布霧手也。

楊璇遷守零陵。時蒼梧桂陽滑賊攻郡縣。賊眾多而  
璇力弱。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專載弓弩。尅期會戰。乃令  
馬車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用火燒布。布燃馬驚。奔  
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  
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肅清。

易牛而馬  
蓋田單之  
餘智

潘鱗長氏曰。此亦弱制強之一法。凡用兵制勝。往  
往奇者得之。桂下所稱真兵家四字訣也。然奇非  
廢法也。以合法之兵。攻無紀之賊。其不獲志者鮮  
矣。後世賊漸知兵。而禦賊者置法不講。無怪乎師  
之嘗挫而賊日多也。

張遼屯長社。荊州未定。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  
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



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中陣而立。少頃得首謀者誅之。

昔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可見事當忽變，須鎮定則不周。張若隨衆倉皇，則擾亂多矣。如遼者，斯真得以靜制動之術耳。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守襄陽。祜綏懷遠近，其得

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詭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吳人大悅。陸抗乃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祜疾篤，舉杜預以代。及卒，晉主哭之哀。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聲接吳境。將士亦



爲之泣。祐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遊憇之所。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潘鱗長氏曰。昔召伯所憇。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植厥樹。思其人者。及其遺。自古然矣。羊叔子墮淚之碑。固人情哉。乃其荊州民士。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而朝廷亦改戶曹爲辭曹。此又不但愛其遺懷。其人抑且比隆君親。而諱其名矣。是臻何德哉。彼史臣所稱。垂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渚者。意者其然乎。觀此則世之欲一切以撻伐從事。

者。隘矣。隘矣。

杜預以羊祐薦。拜鎮南將軍。伐吳。大克。曰。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矣。預自指授羣帥。方畧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旣還鎮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修召信臣遺跡。激滄清諸水。以浸原田。諸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朝野稱羨。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楚人德之。號曰杜父。在鎮數餽遺當路。或問其故。預曰。



吾但恐其見忌耳非求益者也

謝安總中書事義存輔導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方符堅大舉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應機征討所在克捷而淝水之勝尤奇絕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然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乃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此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

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卒

潘鱗長氏曰按史臣言安石激繁會于暮服之喪敦一歡於百金之費以爲廢禮崇侈扇頽風而淪雅道嗟嗟此豈足病安石哉當符堅之來以瞰吳江桓溫之將移晉鼎也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安能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公輔之望斯已足酬又遑計其細也且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以晉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非誠與才合能如是乎



劉穆之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宋武帝克京城時須一  
軍吏甚急及穆之見卽于坐受署諸大處分皆倉卒  
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繇是入輔穆之外所聞  
見大小畢白雖塗陌細事親暱短長悉奏無隱人或  
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  
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叛也穆之內總朝政外  
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耳日手口其所應酬不  
相參漏皆悉瞻舉

潘鱗長氏曰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始其忠規遠  
畫潛慮密謀誠莫窺其際者至于尊主卑臣之義  
定于馬捶之間出征入輔之勲銘于鼎彝之上史  
氏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爲一代  
宗臣豈虛言哉

裴度爲彰義節度使入蔡州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  
曰蔡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  
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  
阻兵禁人偶語于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



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圍○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乎

柳公綽為太原尹是歲北虜遣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以禮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其襲太原故事出兵逆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騎勞問待以修好之意

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

郭振為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勒欵塞願和振即其牙帳計事會大雨雪烏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婆葛以振計殺其父謀勒兵未襲或勸振夜遁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不意振自來乃託言奉迎遂至其帳脩弔贖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悅便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馬數十萬

金孝章氏曰昔人云至人無死地非必不死也可

只一素服往弔便滿融了許多客氣則是夷僑未始不可以禮服矣



祿山據  
河北二  
十四郡莫  
不失守及

郡多應然  
則唐之中  
興雖郭子  
儀李光弼  
之功而實  
則真卿為  
之倡也

以不至于歿耳蓋心苟無欺人情不遠處變只如  
安常正不必手忙脚亂也若元振因一夷酋之歿  
宵遁則舉動不光示之醜弱或整兵相待則釁成  
禍結是路其疑而自即于殺也乃營中堅卧蓋不  
待明日素服之往已知其胸中之閑定矣

顏真卿守平原逆知祿山且反因零兩完城浚濠料  
丁壯實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紆其疑祿山以其  
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  
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

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上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  
購賊牒詣諸郡繇是諸郡多應者時平原有靜塞兵  
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  
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萬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  
大饗士于城西門慷慨泣下眾咸感勵饒陽守盧全  
誠濟南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理李暉鄆  
郡守王燾各以眾歸從兄杲卿為嘗山守斬賊將李  
歛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共推真卿為盟主統兵二十



萬扼絕燕趙。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外史氏曰。初魯公以忤楊國忠斥外。當祿山反。嗾無前。獨以區區平原。撓其鋒。功雖不成。然四方聞者爭赴。而唐卒以振者。魯公爲之倡也。在肅宗朝。數正言。以宰相不悅。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朝。元載壅蔽爲姦。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而斥之。猶不滿意。遂爲所擠。見頌賊手。其英烈言論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也。曾子固嘗言之。唐之朝臣見忤于世。且起且仆。至于七八。竟歿而不自悔者。魯公一人而已。今何以易斯言哉。又國朝伍文定。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忤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爲吉安守。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進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郡邑義勇爲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



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于  
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火燎其鬚不動潛  
為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烟焰蔽天賊  
衆大潰遂擒濠他所監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  
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  
敢為而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  
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也公不但倡義與真卿同  
其節烈貞介無往而不真卿同也故錄此以見忠  
義之氣無分于古今也

雖忠義之心  
發于天性然如此  
舉動豈非多讀書大  
學問人所為

張巡令真源守雍丘賊將令狐潮攻城巡數敗之巡  
一夕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  
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  
藁為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  
數十萬其後復夜縋藁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  
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  
兵圍之巡使裨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  
賊弩射之而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  
大驚遙見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睢陽不獨  
可與行軍  
五亦可與  
講學

如天道何。巡應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來攻。巡乃脩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內，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竿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鑲，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鐵汁灌之。賊又以土囊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明松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潘鱗長氏曰：均是人也。夫何以有亂臣賊子，斯皆不明乎人倫天道者也。巡惟于此四字，持之愈力。明之益貞，故當天道晦蒙之日，雖刀鋸鼎鑊之不易，而卒成其爲討賊之義士，爲報國之忠臣，爲敦倫明道之完人，而決不與亂臣賊子同其俯仰矣。嗟嗟人倫天道，可不于平谷一講究乎。○又按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



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  
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  
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嘗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  
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  
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之而往。  
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自興  
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  
退散。巡立于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我還  
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歿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  
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  
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歿力。

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  
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賊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  
日出浴河渚。以示其多。弼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  
其駒于城內。俟賊馬出浴。盡驅之出。馬嘶不已。賊馬  
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乃屯兵河渚。絕弼  
糧道。弼軍野水渡備之。弼謂諸將曰。賊將高廷暉李



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棚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歿必矣。遂請降。希顥與同見光弼。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弼降二將何易也。弼曰。思明每恨不得野戰。聞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必不敢歸。廷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以寵任。必思奪之。

矣。時弼屯中潭。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短兵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歿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歿。敵我自勿。不令諸君獨歿也。率諸將矢歿擊之。賊大潰。思明乃遁。

李晟除河中。同絳節度使。受命拜哭。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時李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



將士不能奮擊只爲身家念重

之間內無糧外無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軍中凡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泚間立斬之是時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六月李晟大陳兵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衆大潰遂屯兵于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

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五日內不得通家信一意克敵誰不克者天生李晟以安社稷信非虛矣

迂菴子曰晟以孤軍處二寇之間於斯時也危亦極矣而猶能以忠義感激將士卒之克復宗廟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用之以仁義其誰能與之敵哉

李抱真爲澤路節度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廢廩給府庫實遂



雄視山東。繇是天下稱澤路兵爲諸道最。

迂菴子曰。按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于田中者爲之。猶有用農爲兵之意。抱真能師之。此其所以稱最於澤路也。至李德裕守西川。率戶二丁。取一緩則農。急則戰。名曰雄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悉怛謀亦降。他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毅軍。景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軍。皆兵之出於民而隸之州縣者也。轉餉旣易。桑梓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壠之思。心固與客兵異矣。今日之士兵。曰保甲爲守鄉也。有司編冊。僅充張導耳。曰弓兵爲防險也。追呼走鄉。聚逐雞豚耳。曰機兵爲城守也。守令閱視環中。爲戲耳。噫。誠能如李抱真之賞罰必信。兵豈有不精者乎。

裴行儉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塹濠旣周。儉更命徙營高崗。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儉笑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

迂菴子曰。按孫子云。紀之以事。勿告以言。故儉不



告士卒以徙宮之繇。然非不告也。正使人神其不測而愈傾向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王式爲安南都護時，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王式討平之。式擒裘甫，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再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外史氏曰：先時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至是卒成其功，然甫雖破而龐勛芝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嗚呼！唐室其自此亡哉。

張齊賢知代州時，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下。齊賢先遣使納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



使至云師出并州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  
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夜發  
兵三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  
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  
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  
潘鱗長氏曰齊賢以微弱之兵能抗方張之虜在  
太宗可謂任用得人而齊賢亦為不負所托也至  
列幟束芻又與虞詡增竈同一應變之智矣  
張詠知成都平李順之亂西川都巡檢使為郤卒劉

驗傷錄功  
不以首級  
為重賊軍  
心可服而  
蕭倅昌嘗  
若沮矣

旰所逐詠遣兵誅之兵回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  
當○奔○突○交○陣○之○時○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  
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先○用○命○摧○賊○首  
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營○將○理○詠○悉○命○昇○以○來○先○錄  
其○功○凡○帶○首○級○者○次○之○于○是○軍○中○悉○服

潘鱗長氏曰我朝洪永間例每戰以當先破的  
為奇功生擒斬首者次之而何栢齊與楊遂菴論  
兵曰兩軍相接兵刃交鋒縱有殺傷豈暇斬取首  
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奸惡必從



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於○一○人○  
成○勝○實○繇○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功○無○者○不○錄○  
亦○非○所○以○使○之○并○力○齊○心○也○且○中○隱○微○機○使○賊○知○  
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繇○於○此○是○尤○不○可○  
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計○首○級○多○寡○而○  
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  
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賞○格○  
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此○亦○張○乖○崖○之○  
遺○意○故○錄○之○以○見○古○今○人○同○一○識○也○後○狄○青○一○議

更○詳○又○按○戰○後○論○功○先○弔○死○而○後○問○傷○傷○瘡○  
於○俘○斬○刀○傷○優○於○箭○傷○重○傷○優○於○輕○傷○而○傷○在○前○  
者○迎○敵○傷○在○後○者○避○敵○因○而○第○其○賞○罰○此○激○勸○之○  
大○端○也○至○如○唐○杜○伏○威○用○兵○選○敢○死○士○與○均○甘○苦○  
厚○遇○之○每○攻○戰○罷○驗○創○在○背○者○盡○殺○之○故○人○人○思○  
奮○戰○無○堅○敵○夫○如○是○自○無○虛○功○冒○賞○之○士○也○

曹○瑋○知○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  
者○迪○曰○曹○瑋○知○响○廝○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  
怯○也○乃○詔○發○關○內○美○兵○赴○瑋○未○幾○吐○蕃○結○連○入○寇○瑋



太破之自是响厮囉退保磧中不出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綏懷邊人故羗戎畏懷之

潘鱗長氏曰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劔符堅也一則以叔安之薦一則以父彬所稱嗚呼若二子者可謂不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舉人者哉

狄青為荆湖宣撫使行之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

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即奏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旅人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青每止郵驛四圍嚴兵無一人敢妄出入其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乃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鬪陳曙恐青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

斷一陳曙  
而智高

於崑崙關青至集將佐於幕府上陳曙於庭下數以



不旋踵狄  
漢青可謂  
知兵矣

敗軍之罪并軍士十二人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  
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時智高還守邕州青乃按  
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  
張燈燭宴集將佐大饗軍較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  
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入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  
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散  
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  
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  
為也遂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丘執五

智高平矣  
而又有金  
龍衣可証  
狄公獨不  
以疑尸欺  
朝廷如此

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  
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眾不  
知所為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劄青加束軍  
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賊遂  
大敗智高焚城遁去青入邕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  
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斂積尸為京觀於城北  
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  
死當亟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  
以貪功也捷至加其功為樞密使○按是舉張玉為



赤忠真有  
古大臣之  
風世之殺  
降以邀賞  
者觀此可  
愧哉

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番落騎兵出賊後遂大潰逵乃詣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又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嶠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涉深淵將左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

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外史氏曰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鷲士遭時致位雖有之起徼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郭逵之外狄青一人而已而逵似不及也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如破金湯略宥州多膚功城橋子築豐林大郎諸砦堡皆扼賊要害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至喜推功將佐經制餘事悉委孫沔爲所嘆服猶不可及云○又按青自請征智高臨行上言



謂古之師還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生事啓倖莫此爲甚故軍士爭首級者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請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決勝之道也智哉狄公此其所以成功矣。至今日疆場之事則樞臣爲政。旗鼓之間則登壇者主之一報捷而鏹帛之資波於諸臣。金吾之

叙濫及襁褓則敝在冒功藉寇費糧而虎冠如喪師辱國而鵠印猶懸卽有神羊觸之復有社鼠獲之則敝在蔽罪斯又張乖崖狄漢臣之罪人也。韓琦徙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驕不可使琦至卽以兵律裁之察其橫不可教者摔首斬之士死攻圍賻其家恤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旣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教習之自是定州兵皆精勁可用冠於河朔後爲四路經略使駐延安琦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



警敏至此  
妙用入神

恩不必自  
已出尊朝  
廷而大國  
體非社稷  
祀不能也

威不敢輒犯邊境。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歸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天下稱為韓范所歷六藩，皆有遺愛。戎狄每南來涉其界，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勿多索也。為虜所畏服如此。

范仲淹知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

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出戰而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故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務將重二  
可不知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務○持○重○不○念○近○功○小○利○此○其○所○以○成○功○也○

潘○鱗○長○氏○曰○先○是○范○雍○守○延○州○節○制○無○狀○故○韓○琦○力○言○召○仲○淹○代○之○且○云○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

一○避○形○跡○不○言○若○設○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上○乃○從○之○

一○觀○此○則○韓○琦○知○人○之○哲○料○敵○之○心○皆○可○見○矣○○梅○

一○少○司○馬○衡○湘○疏○云○古○之○詔○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

一○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早○者○居○先○叙○功○又○

一○早○者○居○後○是○直○以○性○命○媚○人○耳○仲○淹○分○身○送○出○之○

議○固○當○余○謂○論○功○則○尤○當○專○叙○汗○馬○而○毋○輕○冒○帷○幄○庶○功○名○之○士○知○所○奮○矣○

李○允○則○守○雍○州○一○日○出○軍○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

浮○屠○卽○時○飛○謫○至○京○師○真○宗○遣○中○使○密○諭○之○則○謂○中○

使○曰○某○非○畱○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南○

北○講○和○寢○兵○罷○斥○埃○允○則○不○欲○顯○為○之○備○故○也○其○在○

河○北○二○十○餘○年○境○內○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

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又○歲○脩○襍○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游○觀○而○不○



知其習水戰也。

按允則當南北講和之日而委曲脩備如此所以虜不敢南牧朝廷無西顧之憂良將哉今世居邊關者賊至尚不及偵探烏得起望樓于息烽罷戰之時乎可慨已。

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知節方料丁壯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以其生事也既而契丹兵至度不可攻乃去後知延州羗以兵觀邊會上元節令開門張燈示以無為而

羗卒不能為寇。

者為別有防禦非竟以張燈却敵也

金孝章氏曰治兵者人閑我忙則人忙我閑矣人閑我忙心中有寇也人忙我閑目中無寇也若知節者猶有名將之風流焉。

何承矩守澶州瓦橋關北與遼為鄰素無關河之阻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為塞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築愛景臺植蓼花日會僚佐汎舟置酒作蓼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為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宅使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慶曆熙寧中相繼開



濬于是自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州。沱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為瀕潦。倚為藩籬。

此與顏真卿託霖雨脩浚城濠。李允則假岳祠以脩舊甕城。同一機也。

孟琪知江陵。既至。言江陵所恃三海。而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復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矩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海。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

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

种世衡知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待姬。以佐酒。忽世衡入內。慕恩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媿。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繇是

如此教習。則人人可將矣。推而行之。凡守令官。每年從軍。民自衣中查其有勇力。知謀者。與以義勇名色。日給米一石。無事則令其捕盜。



有事則令  
其殺賊有  
功則官之  
如此識拔  
何患乎無  
將才出也

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為患世衡數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使通其貨或先貨其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帛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再計一請自給

種世衡知環州番部奴訛者素掘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乃郊迎世衡約明日造帳慰勞部落是夕風霾大作平地雪深三尺左右皆曰地險不可往且

下失期於  
雪深之時  
更足驚動  
人心軍機  
如此奴訛  
安得不懷  
服也

奴訛凶詐難信世衡曰吾方結誥羗以信詎可失期遂冒雪緣險而入奴訛尚寢世衡令蹴之起奴訛訝曰吾世居此山素號險峻漢官無人敢至者明公冒雪單騎至此固亦不我疑耶舉部羅拜皆感激心服置酒具世衡飽啖佯醉臥奴訛帳中奴訛率妻與眾衛之不敢輒離左右世衡醒謂奴訛曰我醉臥此爾何不就刃我耶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耳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

自振



潘鱗長氏曰世衡才智膽略迥出人表故多成功。觀其城青澗示重賞以鼓鑿泉之卒教習射則使僧道婦女皆慕的賞而技精服奴說則險歷雪徑示以誠信而爲環之保障斯皆以膽略行其才智者也。至不罪蘇慕恩之戲侍姬竟遺之以釋其媿而厚有以結其歡心此又唐李晟所不能割者而世衡能之故慕恩卒爲世衡用乃能克服諸部而無李晟與張延賞之隙矣。嗟嗟色亦能成敗人也。如斯夫。

張方平知益州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襲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懼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促公行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安得爲智高寇哉此必妄也道遇戍卒輒遣歸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川澤人始造此語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西南夷大震徙知秦州謀告夏人將犯境卽擐甲而出士馬鼓勇寇聞之宵遁

潘鱗長氏曰按史云方平慷慨有氣節當少時宋綬蔡齊已稱其爲天下奇才及兩策制科爲仁宗所識晚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方平巖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旣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其他應劇決疑之捷豈在張乖崖之下哉

司馬光知永興軍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爲騎兵調造乾糧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獨得免

楊簡知温州有私鑄錢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官檄永嘉尉及水塞兵捕之巡尉僂佻易事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爲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



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  
改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云。

沈括知延州時種諤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  
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  
括出東郊餞河東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  
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  
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  
不持兵符因斬以徇。

迂菴子曰按括在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屢市

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  
邊人感激執弓傳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拔距超  
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大震真有用之才  
也嗟乎近日聞警便議練鄉兵然捐錢貫酒自起  
慰勞者誰乎兵以氣勝口談鼓舞當不能得死士  
耳至括斬歸仁一事經濟更卓然矣。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  
軍較蠶食其廩賜皆不敢問軾取其貪汗甚者配隸  
遠地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

設施井井  
皆有次第



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較多不自安者。有卒史服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旅。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嘗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後。乃見此禮云。

潘鱗長氏曰。從來號令賞罰之不行。其弊皆坐於不識上下之分。坡公命舉舊典。此最得軍務大體者。宜定人稱嘆為韓魏公後。僅見也。

劉子羽守興元。金人犯境。有言徙治夔者。子羽叱曰。孺子可斬也。乃築壁壘於潭毒山。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於壘石。諸將泣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吾今日當死。此以禦寇敵。尋以餽餉不繼遁去。羽即出師掩擊。其後墜谿澗歿者不可計。興元賴保全。

潘鱗長氏曰。按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方張浚之退保興州。金人之大攻饒



風也。諸將已多散亡。吳玠且邀與俱去。子羽單騎之出。壘口之據。此猶父子真定之故。守乎故。金人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論者以爲是役也。浚雖師而卒全蜀。子羽之功居多。然高宗偏信檜議。且退而渡江。退而航海。卽兩河亦置度外。安問蜀哉。又何怪乎白州之置也。

虞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

日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以歿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非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麾數百艘。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戰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歿戰中流。宋軍以海艚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歿。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舟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



外史氏曰按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可則人望之而知其爲任重器早以文學致身遭際時艱遂克奮勇方金亮之將渡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以疾不克進師盡失兩淮矣允文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管赤壁一勝而三國執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執定允文采石之功宋室轉危爲安實係于此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孝宗嘗謂之曰丙午之敗當與丞相共雪之嗚呼使允文不卽歿必不至以軍需未備虛密詔之趣也雖有志不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趙方值棗陽圍急與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時金人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而來若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扈再興及許國孟宗政陳祥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復申飭諸將當過于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金人來自圖山執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旣至再興佯却金人逐



之宗政與陳祥爲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  
敗而去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  
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竝攻當先發以  
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戒之曰毋深  
入毋攻城第潰其係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而已  
史論是時棗陽之危奚啻焚溺趙方分將救之不  
赴棗陽而攻唐鄧此吳子救蔡之義春秋所以爲  
善救也

孟宗政權知棗陽軍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  
發倉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  
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  
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循吏云

按棗陽之勝宗政竭力于內再興合兵于外二將  
之功偉矣但此後二將不久皆卒豈宋金未運天  
將兩促其亡耶

孟琪敗金武仙子順陽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  
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  
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



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民大悅

按琪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琪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服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按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邃于易學自號無菴居士觀琪立身行已如此故宜其屢建奇功而士卒蒙其澤者多也

吳輔司理道州會蠻獠騷動郡僚欲毀其橋梁以便

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陳規守順昌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以為備虜計會

劉錡引兵至規出迎傳金兵已至即告錡有米數萬

斛勉同為死守計乃躬擐甲胄相與登城區畫諸將

謂東京已陷皆欲還江南錡曰東京雖陷吾全軍在

此且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置家寺中

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于是軍士

皆奮旣而金兀朮以兵三萬來薄城錡以破敵弓翼

如是仁慈即盜至當不為害可見今之破城失陷者政屬民以飽者耳



以神臂弩射却之後以步兵邀擊之溺河死者不可勝計虜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火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復募百人折竹爲踞如兒戲人持一爲號直入乘電奮擊聞吹噐卽聚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于是終夜督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勢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震規已分一歎進亦歎退亦歎不如進爲忠歎錡

曰府公文人猶誓歿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迨兀朮至城下錡謂兀朮必不敢濟河乃具浮橋五所於潁河上敵繇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歿毋得飲于河時大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且敵遠來疲弊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吾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辰按兵不動待未申時敵力疲氣索方出接戰以鎗



奔犯之敵大敗走。自是兀木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  
損入九矣。錡奏規功，詔褒諭之。

迂菴子曰：陳規之佐劉錡，奏功于順昌也。大類張  
巡之有許遠，雖以錡忠蓋之志，非規始終力贊，亦  
未免紛于衆議矣。規豈獨有功于宋乎？及讀規傳，  
而將才吏績無不卓然可稱。其守德安，屢退羣寇，  
且區畫屯營，皆一時名賢所不及。南渡之初，良吏  
名將，規殆兼而有焉。余特惜其以文士終而不能  
大竟所蘊耳。

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  
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敵  
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  
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  
附者日衆。

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  
致命遂志者矣。非明于君臣之大義，曷克臻此  
哉。○按當時以義兵崛起者，宿遷魏勝、高平王友  
直皆負大義以宣朝廷之德意而成此恢復之志。



也。勝嘗諭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夫古之名將。知仁義。知權變者。寡矣。惜當否運。各無成功。友直幸而令終。勝則不幸而戰歿。雖然。勝不幸而戰歿。賢於紹興貪生無恥者多矣。

李綱兼御營使。時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

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戰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其車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連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擡竿。以軍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



陣  
法  
圖  
說

陣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合二十乘。而輜重處中。次用團結之法。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百人為隊。五百人為部。二千五百人為軍。伍長甲正隊將部軍統制官各以牌書所轄姓名。各招置新軍。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山東山西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進。

文化甲戌



